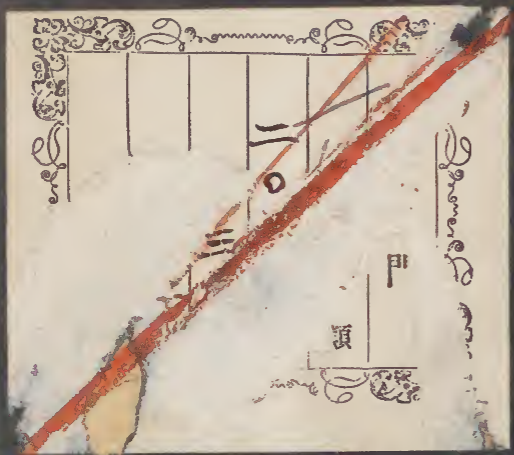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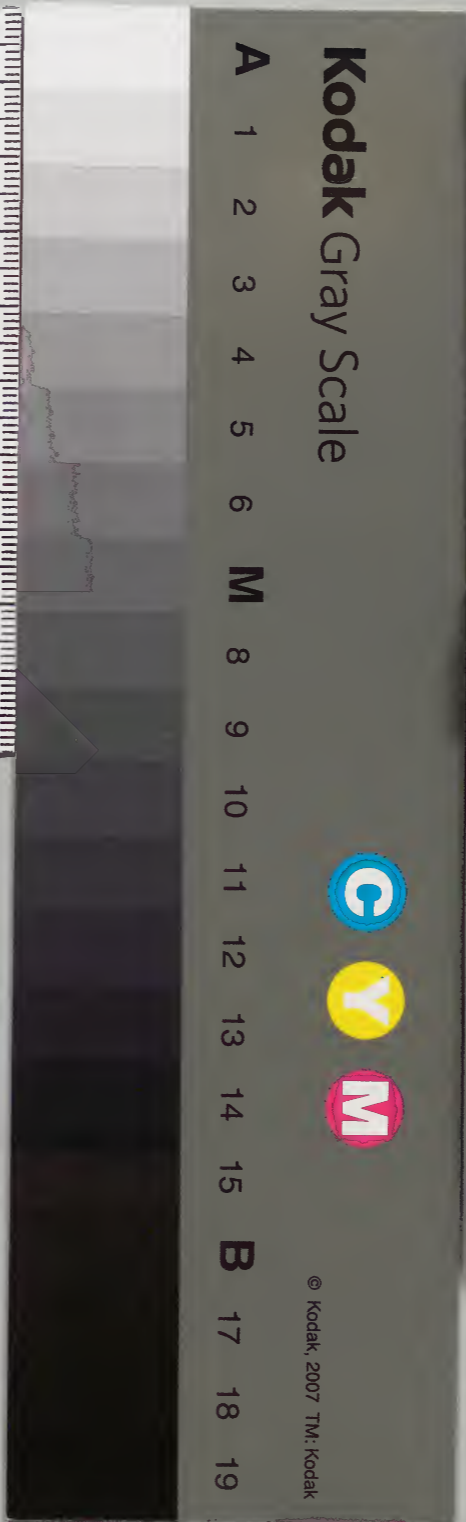
禮記集說

百廿四
百廿二之



內閣文庫			
三	二		漢
元	五	六	
函	八	三	書
二	五	號	
一	冊		類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63
冊數	555(407)	
函號	269	108





禮記集說卷一百二十二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

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

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子

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

告爾君子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

是惟良顯哉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子

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

子無良

鄭氏曰爾卜爾筮爾女也履禮也言女鄉卜筮然後與我

為禮則無咎惡之言矣言惡在己彼過淺也度是鎬京度

謀也鎬京鎬宮也言武王卜而謀居此鎬邑龜則出吉兆

在之武王築成之此臣歸美於君也君陳蓋周公之子伯



禽弟也名篇在尚書嘉善也猷道也於乎是惟良顯哉美君之德也大誓尚書篇名也克勝也非予武非我武功也文考文王也無罪則言有德也無良無功善也武王誓衆以伐紂之辭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善則稱人過則稱己之事凡三節上論與凡人論臣於君下論子於親考卜惟王至成之此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稽考於龜而卜者惟是武王也歸美他人詩無其證故引此歸美於君以證之書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作蔡仲之命皆是父卒命子故疑周公之子於乎是惟良顯哉歎美君德良善顯明也

嚴陵方氏曰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可謂不矜伐矣故民不爭也汝且能無已矣故怨益亡民作忠言作而起之也

山陰陸氏曰履無咎言以履易體言雖無咎言要以禮也苟非其禮龜不敢知是惟良顯哉臣良君顯顯在下以良故顯也不言明明自明也據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石林葉氏曰義之於君臣其應則民作忠者義之屬也仁之於父子其應則民作孝者仁之本也父子在內故以應則言本君臣在外故以應則言屬

慶源輔氏曰善則稱人與人爲善之心也過則稱己自任以重之事也聖人不過如是大舜善與人同武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民不爭始之事也又進則怨益亡又進則民讓善怨益亡則不爭不足言矣民讓善則忘怨不足言矣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子云從命不忿

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

鄭氏曰弛猶棄忘也孝子不藏識父母之過無過於父之道不以己善駁親之過也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尚書三年不言有父小乙喪之時也謹當為歡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微諫不倦君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諤諤論語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此所謂不倦匱乏也孝子無乏止之時

孔氏曰上承善則稱親則民作孝自此至其親廣明為孝之道以坊於民猶有忘孝之事案其惟不言在尚書說命之篇言乃謹在無逸之篇高宗非書篇之名鄭不見古尚書有高宗之訓故也孝子不匱是大雅既醉美成王告太平之詩

嚴陵方氏曰子為父隱所謂弛其過也善則稱親所謂敬其美也莊子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惟命之從所謂從命也事父母能竭其力所謂勞也

石林葉氏曰親之生也弛其過則幾諫以先志敬其美則順行以承意親之亡也三年無改以終其憂三年不言以思其孝然書言乃雍此言乃謹謹則樂之至也雍則和之至也雖從命而有所謂不從命故曰從義不從命雖微諫而有所謂不微諫故當不義則諍之雖無怨而有所謂可怨故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事親至于可怨則在己者已盡故次之以不匱

山陰陸氏曰三年無改可謂弛矣孝子不匱鄭氏謂孝子無乏止之時是亦不匱也然自其大者觀之不匱云者老子所謂既以與人已愈多是也故曰穎考叔可謂純孝矣

愛其母施及莊公

馬氏曰從命不忿愛也微諫不倦敬也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

鄭氏曰睦厚也黨謂親也合族謂與族人燕與族人食令善也綽綽寬容貌也交猶更也瘡病也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可以乘其車車於身差遠也謂今與己位等

孔氏曰言親睦於父母之黨乃得為孝故君子因以親睦之道以會聚宗族為燕食之禮所引詩小雅角弓之篇幽王不親九族父兄刺之也鄭註與己位等者若尊卑懸絕不可傳通車服故知位等也

嚴陵方氏曰於父母之黨猶且睦之況父母乎故曰可謂孝矣族有遠近有尊卑非交相親不足以有合也衣於身最密前經言君與異姓同車不同服亦以是而已夫孝所以事父也於父之執猶且如此則孝之所及廣矣故曰君子以廣孝也

馬氏曰附而相顧者睦也秦康公送晉文公至于渭陽親之至也贈之以車乘惠之至也繼之以瓊瑰玉珮言其愛之無已也此為睦於父母之黨

慶源輔氏曰因孝以睦父母之黨因睦以合遠近之族未能孝於其親安能睦其黨乎故曰可謂孝矣綽綽有裕故能合族也交相為瘡豈能合族乎

山陰陸氏曰宜於妻黨是慈也非孝也拘者以衣不可衣車亦不可乘其肆者又或以為車可乘則衣亦可衣唯君子為能如此故曰君子以廣孝也孟子曰諱名不諱姓

石林葉氏曰子之事親其道則主於孝其情則主於敬廣其孝至於父之執不衣其衣嫌於近親也厚其敬至於父之位不同近處嫌於瀆尊也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鄭氏曰辨別也同位尊卑等為其相褻厥其也辟君也忝辱也為君不君與臣子相褻則辱先祖矣君父之道宜尊嚴

孔氏曰引書大甲篇伊尹戒大甲之辭言為人父不自尊嚴而與卑下相瀆亦累其先祖因君見父也

慶源輔氏曰養而不敬有之矣未有敬而不養者也嚴陵方氏曰論語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此言父子不同位曲禮言父子不同

席席言所坐之席也位言所立之位坐立雖不同其所以辨尊卑之義則一而已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民猶有薄於孝而厚於慈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鄭氏曰孝上施言慈則嫌下流也戲謂孺子言笑者也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歎謂有憂戚之聲也長民謂天子諸侯也有事有所事也

孔氏曰祭祀有尸宗廟有主下示於民有所尊事也嚴陵方氏曰父母在不稱老與曲禮恒言不稱老同義孝所以愛親慈所以愛子言孝不言慈者慮其厚於子而薄於親故也說樂之者戲也感傷之者歎也閨門之內欲其

和而已故戲而不歎敬老謂其敬於親而孝所以事親也故敬老則民作孝尸用於祭祀之時主藏於宗廟之內故於祭祀言有尸宗廟言有主也為尸以象其生為主以偶其存經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所以言示民有事也追孝與祭統言追養繼孝同義

石林葉氏曰稱老則嫌於近死言慈則嫌於望報有歎則嫌於致憂自君子約言至良顯哉皆君臣之事自善則稱親至戲而不歎皆父子之事其終獨言薄於孝而厚於慈者蓋謂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老近於親者也近者猶敬於上則親者民必知孝於下尸則斯須之謹也故祭祀則言尸主者庸謹也故宗廟則言主此特見於有事而已若夫宗廟久而廢壞則修之祭祀立尸以敬之乃所以教民送終也故曰追孝

慶源輔氏曰孝慈一心也然人情多薄於孝而厚於慈者私而已其所以慈者亦必不中節姑息而已閨門和樂之地也而有歎言則其處家者可知矣戲而已婦子嘻嘻則又不可敬老言朝廷行敬老之禮也長樂劉氏曰言孝所以盡子之道也不言慈不敢愛於其親也

河南程氏曰祭非主則無依非尸則無享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

鄭氏曰祭器籩豆簋鉶之屬也有敬事於賓客則用之謂饗食也盤盂之屬為燕器禮主敬廢滅之是不敬也東鄰

謂紂國中也西鄰謂文王國中也此辭在既濟離下坎上
 離為牛坎為豕西鄰禴祭則用豕與言殺牛而凶不如殺
 豕受福喻奢而慢不若儉而敬也春秋傳曰黍稷非馨明
 德惟馨信矣引詩者言君子饗燕非專為酒肴亦以觀威
 儀講德美也

孔氏曰前經坊民以為孝之道此經教民以為敬行義之
 事菲薄也沒過也君子不以貧窶菲薄廢禮不行不可以
 財物豐多華美沒過於禮引易既濟九五爻辭鄭註互體
 為離離為日坎為月日出東方東鄰象也月出西方西鄰
 象也與此註異易含萬象俱得明義也引詩大雅既醉之
 篇

石林葉氏曰祭器所以事神非同於所安也致敬於賓客
 則用之亦所以神事之也故大饗諸侯同於禮五帝少之
 為貴以其內心也故不以菲廢禮多之為貴以其外心也
 故不以美沒禮唯其不必美也故饋而後食既醉而飽以
 德唯其不必菲也故殺牛而祭不如夏禴蓋君子無意於
 菲美者示其遠利有志於飽德者示其思義民之反此乃
 至於爭利而忘義故不言坊者以其事示之而已矣
 嚴陵方氏曰苟以菲而過乎儉則禮之文廢而不存苟以
 美而至於奢則禮之情沒而不見詩曰古之人不以微薄
 廢禮不以菲廢禮之謂也儀禮曰幣美則沒禮不以美沒
 禮之謂也祭其食所以敬其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
 親饋則客不祭蓋報施之禮然也曲禮曰主人親饋則拜
 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與此同意君子苟無禮雖
 美不食者則以在禮而不在物故也故餓者不食嗟來乞
 人不屑蹴與凡以是而已食者利之所存禮則義之所出

故終言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此篇所記凡十七節
 言此坊者十六而於此獨曰示民蓋以示民則民有所做
 以此坊民則民所無踰示之將以坊之也此止言飲食之
 際未足以盡利義故止言示而已後重言君子不盡利以
 遺民則利義於是乎盡故繼之曰以此坊民民猶忘義爭
 利以亡其身然合而言之其實一也

慶源輔氏曰以菲廢禮則失於吝以美沒禮則失於驕自
 處如此則處神可知醉酒而已非君子事也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
 也醴酒在室醴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
 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
 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鄭氏曰戒謂散齊也承猶事也澄酒清酒也三酒尚質不

尚味淫猶貪也上下猶尊卑也主人主婦上賓獻尸乃後
 主人降洗爵獻賓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言祭有酒食羣
 昭羣穆皆至而獻酬之咸有薦俎也堂上觀乎室堂下觀
 乎上謂祭時肅敬之威儀也卒盡也獲得也言在廟中者
 不失其禮儀皆歡喜得其節也

孔氏曰澄酒謂澄齊也以其清於醴齊醴齊故云清酒也
 以此三齊皆云酒故知澄酒為澄齊也禮運云玄酒在室
 醴酒在戶粢醴在堂澄酒在下被陳酒事故鄭分釋澄為
 沈齊酒為三酒以此云示民不淫故知非三酒以三酒味
 厚美故也禮運云醴琖在戶此云在室不同者在戶之內
 則是在室也但禮運有玄酒在室之文故云醴琖在戶爾
 味薄者在上味厚者在下貴薄賤厚示民不貪淫於味也
 鄭註主人至獻賓此儀禮特牲文在堂上者觀望在室之

人以取法在堂下者觀望堂上之人以為則言上下內外更相做法引詩小雅楚茨之篇言古之祭祀禮儀盡合其法度笑語盡得其節制

嚴陵方氏曰七日戒三日齊並見禮器郊特牲曲禮曰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故云過之者趨走也夫齊戒以承之趨走以避之則敬之至矣故云以教敬也自水言之則淡者為精甘者為麤若郊特牲所云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是也自酒言之則濁者為質清者為文若此所謂醴酒在室澄酒在下是也其質在上其文在下則先王之所尚固可知矣示民以此豈有沈湎之禍哉故曰示民不淫也亦見禮運玄酒在室解尸飲三衆賓飲一謂祭祀獻酬之時也尊者飲多而卑者飲少故曰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者因祭祀之酒肉也聚其宗族者謂羣昭羣穆咸在也聚其宗族則交相親矣故曰教民睦也

山陰陸氏曰澄酒沈齊也沈齊以能沈溺在下且雖澄猶在下也是之謂示民不淫尸飲三衆賓飲一裸獻朝獻饋獻皆如此非特醕尸三獻如此而已蓋裸獻王一裸尸於是昨王后一裸尸於是昨后賓一裸尸於是昨賓周官所謂諸臣之所昨是也昨言諸臣而已則王與后可知他獻倣此然則尸飲一王飲一尸飲二后飲二尸飲三賓飲一此尊卑之序也

石林葉氏曰齊濁則陰也酒清則陽也齊者鬼神所饗則醴醢升而在上酒者人所飲則澄酒降而在下禮運言醴醢在尸此言在室者蓋室以戶為啓閉言其內則曰室言其外則曰尸尸象神者也賓助祭者也故其飲有上下助

祭而羣昭羣穆成在其賜爵者皆以齒也故以教民睦詔祝升首皆在室故堂上觀乎室羹定醕尸皆在堂故堂下觀乎上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雷飯於牖下小歛於戶內大歛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借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

鄭氏曰每加以遠遠之所以崇敬也阼或為堂吾從周周於送死尤備

孔氏曰此一節明送喪漸遠弔哭有節使民不借之事案鄉飲酒禮主人迎賓至門三辭至階三讓皆主人先入先登是每進以讓也殷人即壙上而弔於送死大簡周人孝子反哭至家乃始弔於送死殷勤是情理備具故云吾從

周也

嚴陵方氏曰每進以讓每加以遠此所以示遠遠則所以崇敬也自浴於中雷而下皆喪禮示遠之事已見檀弓解弔於壙即檀弓所謂殷既封而弔也弔於家即所謂反哭而弔是也所弔雖異所以不借死之意則一然而民至於死則其事盡於此矣人之於此其可以不盡乎故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從周者以其弔於家為盡故也檀弓又曰反而亡焉失之矣則弔於家為盡可知

石林葉氏曰賓禮所以接人欲其有文則每進以讓喪禮所以送神欲其至敬則每加以遠唯其盡以讓故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唯其加以遠故事鬼神而遠之也殷人練而祔之遠也故近而弔於壙周人卒哭而祔之近也故遠而弔於家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周人尚文而

送死尤備故孔子從周

山陰陸氏曰事合棺而後卒也吾從周者弔於家而後事卒

慶源輔氏曰賓自外而入故每進以讓喪自內而出故每加以遠然則喪有賓之道歟所以示遠以葬為卒事也周人弔於家以既葬為卒事也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

鄭氏曰升自客階受弔賓位謂反哭時也既葬矣猶不由阼階不忍即父位也未沒喪沒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奚齊與卓子皆獻公之子也獻公卒其年奚齊殺明年而卓子殺矣弑

父不子之甚

孔氏曰此一節明民追孝於親諸侯未終喪不得稱君示民不爭之事也鄭知反哭時者以承上文薨而不葬也又既夕禮云乃反哭入主人升自西階是也案僖九年秋九月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十年里克弑其君卓子此卓子踰年弑而經書其君是踰年稱君

嚴陵方氏曰父既往而猶未忍升其階而居其位故曰教民追孝也未終喪居君之位而未敢稱君之號則推讓之心固可見矣故曰示民不爭也既曰客階又曰賓位互言之也

石林葉氏曰升客階不敢代父也受弔於賓位不敢為主也不敢代父而為主者不忘親也故曰追孝古者君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三年則是君不言而冢宰攝之也以其

不言故未終喪止稱曰子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
唯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
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
無容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
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
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

鄭氏曰示民不貳不自貳於尊者也自貳謂若鄭叔段者
也君子有君謂君之子父在者也不謀仕嫌遲為政也卜
之日謂君有故而為之卜也二當為貳為卜之時辭得曰
君之貳某爾示民不疑不疑於君之尊也君無骨肉之親
不重其服至尊不明也不敢有其身有猶專也父母在身
及財皆當統於父母也不敢有其室臣亦統於君也車馬

家物之重者

孔氏曰此一節明事君父之道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
以恭敬之情不敢自副貳於其君謂與尊者相敵隱元年
左傳鄭莊公弟共叔段貳君於兄事也君子謂國君之子
君在若謀仕官似欲速為仕也

嚴陵方氏曰孝以事君者推事父之道以事君也弟以事
長者推事兄之道以事長也若是則臣不敢貳於其君幼
不敢貳於其長矣故曰示民不貳也不敢有其身者傳所
謂為人子者無以有己是也不敢私其財者經所謂不有
私財是也若是則上之勢不分於下故曰示民有上下也
自無容禮而下並見郊特牲解曲禮曰為人子者三賜不
及車馬君之所賜且不敢受况專之以授人乎故曰示民
不敢專也饋即遺也自此遺彼則曰饋自下獻上則曰獻

山陰陸氏曰孝以事君所謂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弟以事長所謂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示民不貳言所以事之道一孝以事君非以孝事君蓋事君孝之餘事也君子有君不謀仕者如上所謂則君豈容有二哉卜之日卜仕之日也卜仕之日君臣未定故稱二君以卜若云秦可晉可也

石林葉氏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忠孝弟順其本一也以其本一故有君不謀仕而其喪君亦如父為三年也君則統臣者也故天子無客禮君適於臣則為主父則統子者也故父在子不敢有其身私其財以為饋獻

慶源輔氏曰有君則不謀仕無君則三月可弔也示民不貳則忠孝無貳心示民不疑則君親無異事子不敢有其身臣不敢有其室一心也貳其君位不以事親者事其君也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

鄭氏曰禮謂所執之摯以見者也既相見乃奉幣帛以修好也或云禮之先辭而後幣帛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財幣帛也利猶貪也無辭而行情辭辭讓也情主利欲也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饋遺也不能見謂有疾也不視猶不內也不耕穫不菑畬凶言必先種之乃得穫若先菑乃得畬也安有無事而取利者乎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賤行行猶事也言務得其祿不務其事孔氏曰此一節明坊民使輕財重禮貴行賤祿之事先事

而後祿先相見是先事後幣是後祿也先用財而後行禮則化之貪於財與人相見無辭讓之禮直行已情則有利欲故民爭也君子於有饋者不能見其所饋之人則不納其所饋之物引易无妄六二爻辭證貪財之事爾雅釋地云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鄭云三歲曰新田誤也

嚴陵方氏曰幣者帛之名帛者幣之實禮之先幣帛言物以禮為先也孟子謂恭敬者幣之未將是矣禮者事之象幣帛者祿之象故曰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徇利而忘義故曰則民利無辭與表記言無辭不相接之無辭同行情則檀弓言直情而徑行是也無辭則失取與之名行情則失利欲之節是非廉讓之道也故曰則民爭弗能見謂主人有故而弗能見饋者也辭必相見而後伸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慮其無名故也蓋凡內物者必視其多寡是否而後內之故也貴祿而賤行者不以行事為先也

山陰陸氏曰弗能見非特為有疾而已若陽貨歸孔子豚以弗能見者故曰非其義繫馬千駟弗視也夫禮豈可以一端言若孟子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是亦饋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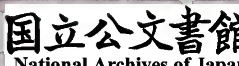
吳氏莘曰禮記泛引諸經字多不合以坊記一篇攷之如引易不耕獲不菑畬凶今易无妄之二曰不耕獲不菑畬則利有攸往不言凶也如引書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今書君陳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不惟字異繁簡亦不同如引詩履無咎言今岷詩以履為體引春秋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

君卓今春秋僖九年書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十年書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本非同時事也然亦有與今經合者如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則與今易合矣如曰子克紂非子武等語則與今書合矣如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等語則與今詩合矣如曰魯春秋猶言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則與今春秋合矣一篇之中如此他皆類此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

鄭氏曰不盡利以遺民不與民爭利也遺秉不斂穧言穫者之遺餘摺拾所以為利食時謂食四時之膳力猶務也天子諸侯有秩膳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不坐犬羊是無故不殺之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菲當類也下體謂其根也采葑菲之菜者采其葉而可食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苦則弃之并取之是盡利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貴義輕利以坊民之事言君子不盡竭其利當以餘利遺與民也詩小雅大田刺幽王之詩陳明王之時田稼既多穫刈促遽彼處有遺秉把此處有不斂之穧束與寡婦摺拾以為利證以利遺民也不力珍不用力務求珍羞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詩邶風谷風之篇婦人怨夫弃己言采葑菲無以下體根莖之惡并弃其葉言取妻無以華落色衰相弃如此則道德之音無相乖違可與汝同至於死也此記者引詩斷章取義凡二意一則據其根善無得并取其根無盡利也一則據其根惡無得并



弃其葉不求備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之於利非不取也不盡之而已若九一以治野外什一以治國中周官朝士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之於朝告於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澤虞言頒其餘於萬民皆此意自仕則不稼而下亦皆不盡利之事也食四時所有之物不力求難得之品王制曰大夫無故不殺牛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有故則祭饗是也祭饗則皮毛並用矣豈可坐之坐之則是無故而殺之也坐若左氏傳所謂食其肉寢其皮是矣不言豕則以有剛鬣不宜坐故也

臨川王氏曰於物有所遺則為不盡利於事有所遺則為不盡察貴者之道也

石林葉氏曰仕則不稼者不盡利以遺民也食時不力珍者盡仁以愛物也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猶有自獻其身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執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鄭氏曰淫猶貪也章明也嫌嫌疑也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重男女之會所以遠別之於禽獸也有幣者必有媒有媒者不必有幣仲春之月會男女之時不必待幣也自獻其身獻猶進也伐柯伐木以為柯也克能也執猶樹也橫從橫行治其田也言取妻之法必有媒如伐柯之必須斧也取妻之道必告父母如樹麻當先易治其田

孔氏曰自此以下終於篇末總坊男女淫奔之事夫婦重慎之義此一節明男女非媒非幣不相交見也鄭知淫非

淫佚而云貪者若是淫佚當云坊民淫不云所淫也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謂使民無色欲之嫌疑以為民之綱紀也

引詩齊風南山之篇刺齊襄公與妹文姜姦淫之事

嚴陵方氏曰恐民之或淫故禮坊之使有限恐民之無別故禮章之使自明若是則天下之情無可嫌者足以為之紀矣禮器曰君子之行禮不可不慎也眾之紀也紀散而眾亂非謂是歟媒所以通相交之情幣所以將相見之禮自獻其身則無俟乎媒幣矣

慶源輔氏曰淫過也別自然之分也防其淫章其別所以使民無疑也不曰綱而曰紀紀之事眾也交通也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鄭氏曰厚猶遠也妾言買者以其賤同之於眾物也士庶

之妾恒多凡庸有不知其姓者吳大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姬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子蓋其且字

孔氏曰此一節坊民取同姓為妻之事妾不知姓但避其凶害唯卜其姓吉乃取之依春秋例吳氏當云夫人姬氏至自吳薨當云夫人姬氏薨以諱取同姓故止云至自吳

又曰孟子卒既筭而字當云伯叔季若伯姬季姬今云孟子故鄭知且字也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鄭氏曰交爵謂相獻酢陽侯繆侯同姓也以貪夫人之色至殺君而立其國未聞大饗饗諸侯來朝者也夫人之禮使人攝

孔氏曰此一節坊男女非因祭祀不得相集會也特牲饋食禮云主婦獻尸尸酢主婦是非祭不交爵也陽侯繆侯是兩君之謚未聞何國君大饗之時夫人與君同饗於賓繆侯及夫人共出饗賓陽侯是繆侯同姓之國見繆侯夫之美乃殺繆侯而取其夫人反篡其國而自立故大饗不使夫人預其禮也以此言之則陽侯以前大饗夫人出饗鄰國之君得有男女交爵也此云非祭不交爵者蓋王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故內宰職云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註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王以鬱鬯禮之后以瑤爵亞獻也自陽侯殺繆侯其後夫人獻遂廢並使人攝也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猶以色

厚於德

鄭氏曰有見謂睹其才藝也同志為友大故喪疾也

孔氏曰自此至於族一節更申明男女相遠又坊人同姓淫佚之事

山陰陸氏曰厚別仁也避遠義也且言君子君子見微者也

慶源輔氏曰既避之又遠之以色大欲當謹坊也色厚於德言好色厚於好德也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猶淫佚而亂於族

鄭氏曰好德如好色此句似不足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

色疾時人厚於色之甚而薄於德也不下漁色不內取於國中也內取國中為下漁色昏禮始納采謂采擇其可者也國君而內取象捕魚然中網取之是無所擇也男女授受不親不以手相與也內則曰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筐其無筐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御婦人則進左手者御者在右前左手則身微借之也女子十年不出嫁及成人可以出矣猶不與男女共席而坐遠別也寡婦不夜哭嫌思人道婦人不問其疾嫌媚略之也問增損而已亂族犯非妃匹也

孔氏曰諸侯當外取不得下嚮國中取卿大夫士之女若下取國中美色中意皆取之似漁人求魚無所擇也

嚴陵方氏曰孟子曰好色人之所欲也故經傳每以是況其所好之篤者祭義曰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論語賢

賢易色此云好德如好色以言其所好之篤而已婦人疾問其安否不問其疾之所在也凡此皆以遠嫌而已餘並見曲禮解

山陰陸氏曰所謂如好好色鄭氏謂此句似不足誤矣論語曰我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則古之人好德如好色者蓋有之矣諸侯不下漁色釣於他國可也宋三世內娶春秋譏焉

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鄭氏曰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父戒女曰夙夜毋違命母戒女曰毋違宮事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

孔氏曰壻親迎之時見婦之父母婦之父母承奉女子以



付授於壻而戒之恐此女子於昏事乖違也
 中山成氏曰父之姊妹曰姑母之兄弟曰舅此內之正名
 也名不正則言不順婦人謂夫之父母曰舅姑男子謂妻
 之父母亦曰舅姑但加外字耳此即假借其名非正也禮
 避嫌疑故須假借而言之舅姑是父母之倫類其名尊也
 夫婦齊體也父母互相敬也
 嚴陵方氏曰昏禮父母戒女母違命母違宮事故曰恐事
 之違也至謂違婦事而有所不至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二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二十三

中庸第三十一

中庸一篇會稽石氏集解自濂溪先生而下凡十家朱
 文公嘗為之序已而自著章句以十家之說刪成輯略
 別著或問以開曉後學今每章首錄鄭註孔疏次載輯
 略即繼以朱氏然十家之說凡輯畧所不敢取者朱氏
 或問閒疏其失僅指摘三數言後學或未深解今以石
 氏本增入庶幾覽者可以參繹其旨意其有續得諸說
 則附於朱氏之後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
 也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

河南程氏曰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生偏則為禽
 獸為夷狄中則為人中則不偏常則不易惟中不足以盡

之故曰中庸明道 又曰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

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為中庸

伊川

又曰中者只是不偏偏則不是中庸只是常猶言

中者是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

是經也孟子只言反經中在其間

伊川

又曰中庸之言

放之則彌滿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明道

又曰中庸始

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

明道

又曰中庸之

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傳於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

分精粗一袞說了今人語道多說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

却末

伊川

又曰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

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

自下而上為是 又曰中庸之書決是傳聖人之學不雜

子思恐傳授漸失故著此一卷書 又曰中庸是孔門傳

授心法

藍田呂氏曰中庸之書聖門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

性始卒不越乎此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

述所授之言以著于篇故此書之論皆聖人之緒言入德

之大要也 又曰聖人之德中庸而已中則過與不及皆

非道庸則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之常道欲造次顛沛

久而不違於仁豈尚一節一行之詭激者哉 又曰中庸

之書學者所以進德之要本末具備矣既以淺陋之學為

諸君道之抑又有所以告諸君者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

今之學者為人為己者心存乎德行而無意乎功名為人

者心存乎功名而未及乎德行若後世學者有未及乎為

人而濟其私欲者今學聖人之道而先以私欲害之則語

之而不入導之而不行教之者亦何望哉聖人立教以示

後世未嘗使學者如是也 朝廷建學設科以取天下之士亦未嘗使學者如是也學者亦何必捨此而趨彼哉聖人之學不使人過不使人不及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以為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其學固有序矣學者蓋亦用心於此乎用心於此則義理必明德行必修師友必稱州里必譽仰 上古可以不負聖人之傳俯達於當今可以不負 朝廷之教養世之有道君子樂得而親之王公大人樂聞而取之與夫自輕其身涉獵無本徼幸一旦之利者果何如哉諸君有意乎于今日所講有望焉無意乎則不肖今日自為饒饒無益不幾乎侮聖言乎諸君其亦念之哉

延平楊氏曰中庸為書微極乎性命之際幽盡乎鬼神之情廣大精微罔不畢舉而獨以中庸名書何也予聞之師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推是言也則其所以書者義可知也世之學者知不足以及此而妄意聖人之微言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始兩致矣謂高明者所以處己而通乎天中庸者所以應物而同乎人則聖人之處己者常過乎中而與夫不及者無以異也為是說者又烏足與議聖學哉

新安朱氏曰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

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蓋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閒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於此而接夫道統

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若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唯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 又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或問中庸二字孰重先生曰有中而後有庸 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爲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爲



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為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事

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為體用此於愚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 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為平常何也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為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有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異而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況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為對而下與無忌憚者相反其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又以見夫雖細微而必信謹則其名篇之義以不可易而為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為切乎曰然則所為平常將不為淺近苟且之云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爾是固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汙之謂哉既曰當然則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



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平常矣 又曰中庸一書本只是隨時之中其所以有隨時之中者是緣有那未發之中在 又曰為人之說程氏以為欲見知於人者是也呂氏以志於功名言之而謂今之學者未及乎此則是以為人為及物之事而涉獵徼幸以求濟其私者又下此一等也殊不知夫子所謂人者正指此下等人也若曰未能成己而遽欲成物此特可坐以不能知所先後之罪原其設心猶愛而公視彼欲求人知以濟一己之私而後學者不可同日語矣至其所謂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以為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亦曰欲使學者務先存養以為窮理之地耳而語之未瑩乃似聖人強立此中以為大本使人以是為準而取中焉則中者豈聖人之所強立而未發之際亦豈容學者有所取則於其間哉但其全章大旨則有以切中今時學者之病覽者誠能三復而致思焉亦可以感悟而興起矣

雪川倪氏曰堯咨舜曰允執其中舜授禹曰允執厥中仲虺謂湯建中于民孟子曰湯執中文王演易以二五為中武王訪箕子箕子陳洪範以皇極為中周禮以五禮坊民偽而教之中而未有言庸者孔子始以中對庸言之其在易之文言曰龍德而正中者也繼之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然猶分言之也至論語始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於是中之與庸始合為一子思之名中庸蓋本諸孔子也

新定顧氏曰理有自然之則非過非不及聖人所以名之曰中理無所變更歷萬世如一日聖人所以名之曰庸易言大極書言皇極中之謂也易言正者事之幹又言常久



而不已庸之謂也中也庸也聖人所以名此理之本體也中庸一書始之以此道之本體中之以此道之運行末復歸之此道之本體所謂無先後無彼此一以貫之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鄭氏曰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率循也循性行之是謂道脩治也治而廣之人做做之是曰教

孔氏曰自此至育焉一節明中庸之德必脩道而行

河南程氏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明道又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

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若以生為生養之生却是脩道之謂教也至下文始自云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

取禍則乃是教也明道又曰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又曰生之謂性性

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原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



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孟子於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 先生常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為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蓋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汙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汙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者蓋為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脩治而脩治之

是義也若不消脩治而不脩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致也 明道 又曰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性字不可一槩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性柔緩性剛急皆生來如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 伊川 又曰告子云生之謂性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性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却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他便只是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

有佛性如此則不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為牛之性又不為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脩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脩而求復之則入於學若元不失則何脩之有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為道 又曰率性之謂道率循也若言道不消先立下名義則茫茫地何處下手何處著心 伊川 又曰人須是自為善又不可都不管他蓋有教焉脩道之謂教豈可不脩橫渠張氏曰由大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藍田呂氏曰此章先明性道教之所以名性與天道一也天道降而在人故謂之性性者生生之所固有也循是而言之莫非道也道之在人有時與位之不同必欲為法於後世不可不脩 一本云天命之謂性即所謂中脩道之謂教即所謂庸中者道之所自出庸者由道而後立蓋中者天道也天德也降而在人人稟而受之是之謂性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此人性所以必善故曰天命之謂性性與天道本無有異但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梏於叢然之形體常有私意小知撓乎其間故與天地不相似所發遂至於出入不齊而不中節如使所得於天者不喪則何患不中節乎故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有彼我



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
 乃吾性之所固有隨喜怒哀樂之所發則愛必有等差敬
 必有節文所感重者其應也亦重所感輕者其應也亦輕
 自斬至總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
 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非出於性之所有安能致
 是乎故曰率性之謂道循性而行無物撓之雖無不中節
 然人稟於天者不能無厚薄昏明則應於物者亦不能無
 小過小不及故喜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
 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閔子除
 喪而見孔子予之琴而彈之切切而哀曰先王制禮不敢
 過也子夏除喪而見孔子予之琴而彈之侃侃而樂曰先
 王制禮不敢不及也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然將達
 之天下傳之後世慮其所終稽其所敝則其小過小不及

者不可以不脩此先王所以制禮故曰脩道之謂教

建安游氏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則天命也若遁天倍
 情則非性矣天之所以命萬物者道也而性者具道以生
 也因其性之固然而無容私焉則道在我矣此率性之謂
 道也若出於人為則非道矣夫道不可擅而有也固將與
 天下共之故脩禮以示之中脩樂以導之和此脩道之謂
 教也或蔽於天或蔽於人為我至於無君兼愛至於無父
 則非教矣知天命之謂性則孟子性善之說可見矣或曰
 性惡或曰善惡混或曰有三品皆非知天命者也
 延平楊氏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率性之謂道離性
 非道也性天命也命天理也道則性命之理而已孟子道
 性善蓋原於此謂性有不善者誣天也性無不善則不可
 加損也無俟乎脩焉率之而已揚雄謂學以脩性非知性

也故孔子曰盡性子思曰率性曰尊德性孟子曰知性養性未嘗言脩也然則道其可脩乎曰道者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先王為防範使過不及者取中焉所以教也謂之脩者蓋亦品節之而已又曰性命道三者一體而異名初無二致也故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率性而行曰道特所從言之異耳又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又曰荆公云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是未知性命之理其曰使我正所謂使然也使然可以為命乎以命在我為性則命自一物若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性即天命也又豈二物哉如云在天為命在人為性此語似無病然亦不須如此說性命初無二理第所由之者異耳率

性之謂道如易所謂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也又曰韓子曰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其意蓋曰由仁義而之焉斯謂之道充仁義而足乎已斯謂之德則所謂道德云者仁義而已矣故以仁義為定名道德為虛位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仁義性所有也則捨仁義而言道者固非也道固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為虛位者亦非也新安朱氏曰自此至萬物育焉是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揚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



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 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何也曰此先明性道教之所以名以見其本皆出乎天而實不外於我也天命之謂性言天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爲性也蓋天之所以賦與萬物而不能自己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知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無不統於其閒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揚韓子之所云也率性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蓋天作之性仁義禮知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皆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讓之節文皆道也循其知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所謂性者無

而

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為而無所不周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瘁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之父子螻蟻之君臣豺獾之報本雉鳩之有別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尤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隔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是豈有待於人為而亦豈人之所得為哉脩道之謂教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法垂訓於天下是則所謂教也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稟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智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於彼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而於所謂性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則於所謂道者固以有所乖戾舛逆而無以適乎所行之宜唯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為之品節防範立法以教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其親疏之殺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為教立矣有以別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為教行矣為之制度文為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為教得矣為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知之為教明矣夫如是是以人無知愚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其人欲之私而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以順其所欲違其所惡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皆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財成天地之道以致其彌縫輔贊之功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強為之也子思以是三言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三
通志堂

著於篇首雖曰姑以釋夫三者之名義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之間而已哉蓋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所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脩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而去其所本無背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易而凡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衆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為教矣由是以往因其所固有之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問思辨之功因其所甚易之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推行之力則夫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之間而脩道之教又將由我而後立矣 又曰程子之論率性正就私意人欲未萌之處指其

自然發見各有條理者而言以見道之所以得名非指脩為而言也 呂氏良心之發以下至安能至是一節亦甚精密但謂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梏於形體又為私意小知所撓故與天地不相似而發不中節必有以不失其所受乎天者然後為道則所謂道者又在脩為之後而反由教以得之非復子思程子所指人欲未萌自然發見之意矣 游氏所謂無容私焉則道在我楊氏所謂率之而已者似亦皆有呂氏之病也 至於脩道則程子養之以福脩而求復之云却似未合子思本文之意獨其一條所謂循此脩之各得其分而引舜事以通結之者為得其旨故其門人亦多祖之但所引舜事或非論語本文之意耳 呂氏所謂先王制禮達之天下傳之後世者得之但其本說率性之道處已失其旨而於此又推本之以為率性而行雖已

中節而所稟不能無過不及若能心誠求之自然不中不遠但欲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所以又當脩道而立教焉則為大繁復而失本文之意耳改本又以時位不同為言似亦不親切也 又曰楊氏所論王氏之失如何曰王氏之言固為多病然此所云天使我有是者猶曰上帝降衷云爾豈真以為有或使之者哉其曰在天為命在人為性則程子亦云而楊氏又自言之蓋無悖於理者今乃指為王氏之失不唯似同浴而譏裸裎亦近於意有不平而反為至公之累矣且以率性之道為順性命之理文意亦不相似若游氏以遁天倍情為非性則又不若楊氏人欲非性之云也

非谿陳氏曰命猶令也天不言如何命只是大化流行氣到便生物似分付命令一般 又曰命有二義有以理言有以氣言其實理不外乎氣蓋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必有主宰之者理是也理在其中為之樞紐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嘗止息所謂以理言者非有離乎氣只是就氣上指出不離乎氣而為言耳如天命之謂性五十知天命窮理盡性至於命此皆指理而言天命即天道流行賦予於物者就元亨利貞之理而言則謂之天命如就氣說亦有兩等一等說貧富貴賤壽夭禍福如所謂死生有命與莫非命也之命此乃就受氣短長厚薄不齊上論是命分之命又一等如孟子所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命也之命是又就稟氣清濁不齊上論是說人之智慧賢否 又曰性即理也不謂之理謂之性蓋理是凡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性性字從生從心是人生具是理於心方名曰性其大目只是仁義禮智得天命之元在我



為仁得天命之亨在我為禮得天命之利在我為義得天命之貞在我為智仁義禮智之實理便是信如四行無土便都無所該載 又曰性命本非二物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程子曰天所付為命人所受為性然不分看則不分明不合看則支離了須渾然一理中看得有界分不相亂所以謂之命謂之性者何故大抵性即是理然人之生不成空有是理須有形骸方載得此理其實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此形得天地之理成此性所以橫渠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就孟子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一句掇塞字來說氣就孟子志氣之帥掇帥字來說理人與物同得天地之氣以生人得五行之秀正而通所以仁義禮智粹然獨與物異物得氣之偏為形骸所拘所以其理閉塞不通 又曰天命人以是理人所受以為性

皆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就大本上說得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稟一段所以啟後世紛紛之論人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稟不同此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厚重七者夾雜人隨所值便有參差不齊然氣運往來自真元之會如曆法算到本數湊合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時相似聖人便是稟得真元之會然天地間參差不齊之時多真元會合之時少如一歲間極寒極暑陰晦之時多不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極少難得恰好時節人生多值此不齊之氣值陽氣多者剛烈值陰氣多者懦弱值陽氣之惡者燥暴忿戾值陰氣之惡者狡譎姦險有人性圓一撥便轉有性愚拘一句善言說不入與禽獸無異却是氣稟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氣中亦有善惡如通書所謂剛善剛

惡柔善柔惡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粹駁便有賢愚然氣雖不齊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為善只為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者不能子思言人一已百人十已千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正為此自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以性為惡揚子言善惡混韓文公三品皆只說得氣東坡蘇氏又謂性未有善惡五峰胡氏又謂性無善惡皆是含糊捉摸不曾說得端的直至二程得濂溪大極圖開端於本性之外發出氣稟一段方見得善惡所由來故其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此說不可改易又曰氣質之性是以氣稟言之天地之性是以大本言之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氣質之中只是就氣中分別出天地之性不與相離為言耳此意學者又當知之 又曰道猶

路也人所通行方謂之路一人獨行不得謂之路道之大概只是日用閒人倫事物所當行之理眾所共由方謂之道 又曰老氏以無為宗佛氏以空為宗以未有天地之先為吾真體以天地萬物為幻視人事為粗迹盡欲屏除一歸真空乃為得道不知道只是人事之理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形而上者言之其隱然不可見者謂之道自形而下者言之其顯然可見者謂之器其實道不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人事有形狀處此之謂器人事中之理便是道如君臣有義義即是道君臣是器父子有親親即是道父子是器非於君臣父子之外別有所謂義與親 又曰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道理也即陰陽之理形而上者也此孔子就造化根源上論如志於道可與適道道在爾之類又是就人事

上論聖賢與人說道多就人事上說惟此句乃贊易時說來歷根源

涑水司馬氏曰性者物之所稟於天以生者也命者令也天不言而無私豈有命令付與於人哉正以陰陽相推八卦相盪五行周流四時運行消息錯綜變化無窮庶物稟之以生各正性命其品萬殊人為萬物之靈得五行之秀氣故皆有仁義禮智信與身俱生木為仁金為義火為禮水為智土為信五常之本既稟之於天則不得不謂之天命也水火金木非土無依仁義禮智非信無成孟子言四端苟無誠信則非仁義禮智矣夫人稟五行而生無問賢愚其五常之性必具顧其少多厚薄則不同矣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厚於此而薄於彼或厚於彼而薄於此多且厚者為聖賢少且薄者為庸愚故曰天命之謂性

臨川王氏曰人受天而生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不唯人之受而有是也至草木禽獸昆蟲魚鼈之類亦稟天而有性也然性果何物也曰善而已矣性雖均善而不能自明欲明其性則在人率循而已率其性不失則五常之道自明然人患不能脩其五常之道以充其性能充性而脩之則必以古聖賢之教為法而自養其心不先脩道則不可以知命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易何以不先言命而此何以首之蓋天生而有是性命不脩其道亦不能明其性命也是中庸與易之說合此皆因中人之性言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夫教者在中人脩之則謂之教至於聖人則豈俟乎修而至也若顏回者是亦中人之性也唯能脩之不已故庶幾於聖人也廣漢張氏曰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統體也率性之謂道



此言萬化之流行也脩道之謂教此言人所以致存察之功而有諸己者也一人之性天地之性也而人自拘於氣稟之小耳苟能致存察之功則天性可得而全而萬化可備於己也然而非先識夫天性之大則無以見萬化之流行而工夫在我者亦無所施矣

海陵胡氏曰性之善非獨聖賢有之也天下至愚之人皆有之然愚者不知善性之在己也不能循而行之在上者當脩治充廣無常之道使下之民觀而倣之故謂之教老吾老以及人老幼吾幼以及人幼此教民以仁也制為廬井使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此教民以義也郊社宗廟致敬鬼神此教民以功也設為冠昏喪祭鄉飲酒之儀此教民以禮也發號施令信賞必罰不欺於民此教民以信也

廣安游氏曰性以天命言之言其本於自然與生俱生者也率者循也脩者有所不至而脩之也率性之謂道此亦自誠而明者言也自誠而明則其性自正特率循之而已若自明而誠則誠有所謂至未能率其性則必脩有所未至而後可子思之意使上者循其性而無失下者資於教以脩之天下之人不過此兩等而已

晉陵喻氏曰人之生天之命也有命則有性性出於天則天下之性一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誰無性能率其性則道在是矣士君子脩其道使天下遵其教循理而動不失所以得於天者則中庸之德行矣夫子未嘗言性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蓋性與天道本乎自然天地之內何者非天天之所生何者非性苟不悖焉則與天為一性斯存也吾欲言之天何言哉動靜語默何者



非道識子貢之不可得而聞而後識所謂天識所謂命識
 所謂性識所謂率識所謂脩識所謂道且識所謂教也中
 庸之篇無非教也孟子曰性善非孟子自言也古聖人之
 言也古之言性者有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厚即善也遷
 即習也有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靜
 者善也感者習也生之謂性生非善而何惟人萬物之靈
 靈非善而何萬物化醇醇非善而何惟皇上帝降衷于下
 民若有恒性衷者善也恒非善而何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物則者善也秉彝好德非善而何
 馬氏曰性在於我而令之者在天故天命之謂性道出於
 天而成之者在人故率性之謂道教在於彼而主之者在
 此故脩道之謂教自天命之謂性至率性之謂道則天人
 之理備矣自率性之謂道至脩道之謂教則物我之治具

矣有以得於天而不遺於人有以治於我而不遺於物此
 其道所以具天地之純古今之大體也

山陰陸氏曰王文公云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
 謂性道法自然道有率而無脩脩教之事也佛氏言理性
 是亦性也老子言道德是亦道也然不可以入仲尼之域
 者以知率之而不知脩之道也故曰佛老之道無之則
 昧理有之則害教然則所謂脩者何也曰仁以人之義以
 宜之禮以節之信以成之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
 盡也

延平周氏曰莫非命也凡天之與我而同然無間者皆命
 也莫非性也凡命之在我而各有儀則者皆性也率其性
 則性之全性之全故為道道則天也有人焉脩其道則道
 之散道之散故為教教則人也有天焉



吳興沈氏曰性不可言也大包天地圓徹太虛雖皇天上帝亦與之同然於無何有之初豈復有使然者哉今日天命之謂性非天諄諄然命之也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凡言莫之為莫之致者皆非人力所可能也是天命之說也惟易嘗言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窮矣性盡矣然後至於命則命為天理之自然也果矣率非循也率然而動者無非真也性本無事苟率爾而有動則為道也仁義禮智雖具於性非事夫仁義禮智者也乍見孺子入井而惻然之心生是率性而為仁之道也簞食豆羹呼爾而弗受是率性而為義之道也引而伸之禮智皆然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率性為道之說也性非可脩則道不可脩也脩之云者非有所增損也品節文飾之耳向也仁義禮智之動於性則為道今

也仁行於父子義行於君臣禮行於賓主智行於賢者而父子君臣賓主賢者之教著矣自性而道自道而教中庸盡具於此嘗謂天命之謂性此中庸之體也脩道之謂教言中庸之用也率性之謂道兼體用而言之也造道者欲知中庸之樞會即茲三者而見矣

晉陵錢氏曰性道教三者一篇之大旨命猶畀付也天所畀付非人所能人所能者率性脩道也性無不善循而行之是之謂道道有品節脩而全之是之謂教自道不可離而下所以詳言率性之謂道自哀公問政而下所以詳言脩道之謂教自仲尼祖述而下所以詳言天命之謂性臨印魏氏曰成湯告民于亳曰民有常性周武誓衆于盟津曰人為物靈凡皆立國之初是為羣言之首蓋大本要道無以先此大易聖人所以開物濟民者也首於乾坤發



明性善之義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各正性命于天地間者未有不資於元元則萬善之長四德之宗也猶慮人之弗察也於繫辭申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猶曰是理也行乎氣之先而人得之以為性云爾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則又示人以知禮成性道義皆由此出也而終之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則易之為書其大本要道顧有先於此者乎故子思於中庸撮其要而言之若曰天所以命於人則謂之性率乎性而行之則謂之道即是道而品節之以示訓則謂之教嗚呼聖賢之心後先一揆故中庸之首則易與誥誓之首也

蔡氏曰言性道教之所以明也性者天理之混然道者循性之自然教者聖人因其自然而品節之使學者有所持

循也

淵篇內同

新定顧氏曰以中庸名書而發端之詞若此明中庸即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之教也此性本體清明廣大所謂大極者也良知良能具焉萬善出焉曰中庸聖人所以明此性之德爾人之生也均稟此性以形體言之天亦由此理而生由此理而運行今而曰天命之謂性不以形體論而以義理言之也自然之理謂之天天之有命理之所不容違者也人性本於自然不得不然故曰天命之謂性人偽不萌順理而動聖人之能事畢矣故曰率性之謂道由是而有所述作以綱理世變以啓迪人心故曰脩道之謂教

四明袁氏曰堯舜禹相授受曰中中者何非動靜而動靜
 由非剛柔而剛柔具 又曰庸常也常中也上天下地萬
 象昭布往古來今萬變參錯所謂中者只如此而已 又
 曰大極未分包括陰陽分陰分陽大極在中一而萬萬而
 一故是書之作或獨言中或獨言庸或並言中庸獨言中
 而庸未嘗不在也獨言庸而中未嘗不在也並言中庸而
 無所不在也 又曰率循也循性而行即中庸之道也人
 皆有此性則皆有此道道不在性之外也父子君臣夫婦
 長幼朋友五典皆道也而即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也此
 性此道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在我率而行之耳有所矯拂
 則不可以言率性委諸自然則亦不可以言率性不起穿
 鑿之意見不生支離之言論必有事焉而行所無事是之
 謂率性 續增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二十四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
 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
 也

鄭氏曰道猶道路也出入動作由之離則惡乎從也君子
 雖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猶戒慎恐懼自脩正是其不須臾
 離道也慎獨者慎其閒居之所為雖於隱微若有覘聽之
 者是為顯見甚於眾人之中為之

孔氏曰人雖目不睹之處猶且戒謹況其惡事睹見而肯
 犯乎雖耳所不聞猶須恐懼況人聞之處恐懼可知也謹
 其獨者謹其獨居雖居能謹畏守道也

河南程氏曰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一息不
 存非中也何哉為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

通志堂

也可離非道也脩此道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也伊川或問游宣德記先生語云人能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之間則無聲無臭可以馴致此說如何曰馴致漸進也然此亦大綱說固是自小以至大自脩身以至於盡性至命然其間有多少般數其所以致之之道當如何荀子曰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今學者須讀書纔讀書便望為聖賢然中間致之之方更有多少荀子雖能如此說却以禮義為偽性為不善他自性情尚理會不得怎生道得聖人大抵以堯所行者欲力行之以多聞多見取之其所學者皆外也先生嘗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否曰如公子言只是說道也克己復禮乃所以為道也更無別處克己復禮之謂道亦可傷乎公之所

謂道也如公之言只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此道也他本無可克者若知道與己未嘗相離則若不克己復禮何以體道道在己不是與己各為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己復禮非道而何至如公言克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也理甚分明又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敬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閒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於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肆恣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之

又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 又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為顯見所不見聞者為隱微然不知理却甚顯也且如若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以為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 伊川 又曰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為天也純亦不已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此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然其要只在慎獨 明道 又曰要脩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這難為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箇持養底氣象也 又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唯慎獨便是守之之法 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

獨明道

藍田呂氏 此章明道之要不可不誠道之在我猶飲食居處之不可去可去皆外物也誠以為己故不欺其心人心至靈一萌于思善與不善莫不知之他人雖明有所不與也故慎其獨者知為己而已 又曰道之為言猶道路也凡可行而無不達皆可謂之道也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天立是理地以效之況於人乎故人效法於天不越順性命之理而已率性之謂道則四端之在我者人倫之在彼者皆吾性命之理受乎天地之中所以立人之道不可須臾離也絕類離倫無意乎君臣父子者過而離乎此者也賊恩害義不知有君臣父子者不及而離乎此者也雖過不及有差而皆不可以行於世故曰可離非道也非道者非天地之中而已非天地之中而自謂有道惑也

又曰所謂中者性與天道也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必有事焉不得於言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聲形接乎耳目而可以道也必有事焉言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古之君子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是何所見乎洋洋如在上如在其左右是果何物乎學者見乎此則庶乎能擇中庸而執之隱微之閒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言語然有所謂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正惟虚心以求之則庶乎見之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然所以慎其獨者苟不見乎此則何戒慎恐懼之有哉此誠之不可揜也

上蔡謝氏曰敬則外物不能易坐如尸立如齊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言動視聽須是如顏子事斯語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齊立時習是不可須臾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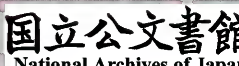
建安游氏曰道外無性性外無道曾謂性而不可離乎故惟盡性然後能體道惟至誠然後能盡性苟未至於至誠則常思誠以為入道之階故戒謹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所以謹其獨而思誠也人所不睹可謂隱矣而心獨見之不以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獨聞之不亦顯乎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能謹獨是自欺也其離道遠矣

延平楊氏曰獨非交物之時有動于中其違未遠也雖非視聽所及而其幾固已瞭然心目之閒矣其為顯見孰加焉雖欲自蔽吾誰欺欺天乎此君子必慎其獨也蓋道無隱微之閒於獨而不謹是可須臾離也故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 又曰夫盈天地之閒孰非道乎道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譬之四方有定位焉適東則離乎

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則可離也若夫無適而非道則烏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飢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樂之乎即耕于有莘之野是已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若伊尹所謂知之者也

新安朱氏曰此第一章第二節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

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或問既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矣而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其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慎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慎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間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也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



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為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
 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天地貫徹古
 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失之則
 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離而於事
 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知之所為者而非率性之謂矣聖
 人之所脩以為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
 所由以為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是以日用之
 閒須臾之頃持守功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
 嘗不在我而人欲間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
 雖曰有人之形而其為禽獸也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慎乎
 其目之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瞭然心目之
 閒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閒以流於人欲
 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書之言防怨而曰不見是圖禮

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徵於色發
 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夫既已如此矣則又以謂道固
 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閒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
 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
 是皆常情所忽以為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
 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毫髮之閒無所潛遁
 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況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
 於聲音容貌之閒發於行事施為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
 掩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是以君子既戒懼乎耳
 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為物蔽故於此尤不敢不致
 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禮
 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須臾之閒矣二者相須
 皆反躬為己過人欲存天理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



於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為言以見君子之學必由此而入也曰諸家之說皆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即為慎獨之意子乃分之以為兩事無乃破碎支離之甚耶曰既言道不可離則是無適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是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既言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言慎獨則是其所謹者尤在於獨也是固不容於不異矣若其同為一事則其為言又何必若是之重複耶且此書卒章潛雖伏矣不愧屋漏亦兩言之正與此相首尾但諸家皆不之察獨程子嘗有不愧屋漏與慎獨是持養氣象之言其於二者之間特加與字是固已分為兩事而當時聽者有未察耳曰子又安知不睹不聞之不為獨乎曰其所不睹不聞者己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道不可離而下言君子自其

平常之處無所不用其戒懼而極言之以至於此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下言君子之所謹者尤在於此幽隱之地也是其語勢自相唱和各有血脉理甚分明如曰是兩條者皆為慎獨之意則是持守之功無所施於平常之處而專在幽隱之間也且雖免於破碎之譏而其繁複偏滯而無所當亦甚矣又曰道不可須臾離及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正是說道之本體下面戒慎恐懼必慎其獨方是人下工夫處故皆以故之一字起頭不可袞作一段看了又曰必致其知方肯謹獨方能謹獨又曰呂氏舊本所論道不可離者得之但專以過不及為離道則似未盡耳其論天地之中性與天道一節最其用意深處然經文所指不睹不聞隱微之間者乃欲使人戒懼乎此而不使人欲之私得以萌動於

其間耳非欲使人虛空其心反觀於此以求見夫所謂中者而遂執之以為應事之準則也呂氏既失其旨而所引用不得於言必有事焉參前倚衡之語亦非論孟本文之意至謂隱微之間有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則固心之謂矣而又曰正惟虛心以求則庶乎見之是又別以一心而求此一心見此一心也豈不誤之甚哉若楊氏無適非道之云則善矣然其言似亦有所未盡蓋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曰所謂道者不外乎物而人在天地之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是以無適而不有義理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而不由則是中庸之旨也若使指物以為道而曰人不能頃刻而離此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則是不唯昧於形而上下之別而墜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教無不在雖

欲離之而不可得吾既知之則雖猖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為道則其為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但文義之失而已矣嚴陵方氏曰戒慎乎其所不睹非特人之所不睹也亦己之所不睹焉恐懼乎其所不聞非特人之所不聞也亦己之所不聞焉戒慎未若恐懼之至也不睹未若不聞之微也於其微而愈至尤見君子之慎獨也獨者不與物羣之時也

莆陽林氏曰君子所以戒慎恐懼者豈有他哉謂莫顯見乎隱微之際故也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雖居無人之境以致其敬也

延平周氏曰戒慎者恐懼之理恐懼者戒慎之事隱非見也然見生於隱則君子以為莫見乎隱微非顯也然顯生於微則君子以為莫顯乎微見然後至於顯隱然後至於

微乃其序也古聖人之化行則賤者猶能慎獨故詩曰肅肅兔置施于中林先王之澤竭雖貴者亦不能之故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廣安游氏曰中之道至精至微易失而難守故常有離失之患而離失之患常存乎須臾之際不須臾離則用力至到極乎精微而無毫釐之失矣隱也微也所不睹也所不聞也皆言心之為物宅乎杳冥之中而難知此君子所不敢忽獨者此心隱微未對物之稱

永嘉薛氏曰於所不見不聞之地有毫釐之差則失性命之正失性命之正則去道遠矣隱見微顯本一道也未有動乎中而不形於外者戒謹恐懼所以貞夫一也人之於道也造次顛沛而不可違者也無入而不自得觀感之教也

延平黃氏曰道之無不在也雖稊稗瓦礫之間無不在也道之不可須臾離也雖踏步跣蹈之間不可離也惟其無不在故不可須臾離

龍泉葉氏曰按子張問孔子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非以為我之所必見則參前倚衡微孰甚焉以為人之所不見則不睹不聞著孰甚焉其義互相發明學者若專一致力於此以慎獨為入德之方則雖未至於道而忠信篤敬所以堅實矣

新定顧氏曰道無方體猶太虛然有形之類無不倚太虛而立無不在此道之中曰不可須臾離也非戒人以不可離也明此道充塞無乎不在人不可得而離也如使人可以離則是此道有在不在非無所謂道矣君子知道之不可以離也故從事於謹獨之學則見夫世人矯飾於聲

音笑貌之末而內心之弗善者不之省彼特以為吾心隱微爾抑豈知其為至見而至顯者乎天下之理無隱而不見者也無微而不顯者也奚以知其然耶詩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覲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則吾有念慮鬼神知之孟子曰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則吾有念慮君子知之又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則吾有念慮衆人莫不知之矣故念慮誠善可也苟惟不善自作孽不可逭豈不可為戒謹而恐懼哉是以君子存其心養其性畏欲念之內起如畏寇盜之外作也夫是之謂謹獨夫子所謂用力於仁者也

臨印魏氏曰誠能於睹聞之外隱微之際己所獨覺而人未及知隨其萌孽之動以謹乎善利之幾則仰觀俯察前參後倚真有以見夫仁義禮知之則行乎君臣父子長幼朋友之間皆吾性所本有分所當為而實不容以須臾離也

蔡氏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以下言未發時也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者所以閑邪而存其誠也莫見乎隱以下言發時也謹獨者所以審其念慮之初發也 又曰道者率性之謂學者於道不可頃刻而離若其可離則非率性之道矣故雖不睹不聞至靜之頃亦當戒謹恐懼而閑邪存誠也

錢塘于氏曰子思發此一章誠之一字固肇於此新定錢氏曰方其不睹也不聞也自以為隱也而不知其莫見於此焉自以為微也而不知其莫顯於此焉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



鄭氏曰致行之至也位正也育生也長也

孔氏曰喜怒哀樂緣事而生未發之時澹然虛靜心無所慮而當於理故謂之中喜怒哀樂雖復動發皆中節限猶如鹽梅相得性行諧和故謂之和情慾未發是人性之初本故曰大本情慾雖發而能和合道理可通達流行故曰達道致中和言人若能致極中和使陰陽不錯則天地得其正位生成得理故萬物得其養育

濂溪周氏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惟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使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河南程氏曰呂與叔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呂曰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為一事如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則性與道大本與達道豈有二事先生曰中即道也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內別為一物矣所謂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為一事此語固無病若謂性與道大本與達道可混而為一卻未安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為二乎呂曰既云率性之謂道則循性而行莫非道此非性中別有道也中即性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由中而出莫非道所以云中者道之所由出先生曰中即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也若謂性有體段亦不可姑假此以明

彼又曰不偏之謂中道無不中故以中行道如稱天圓地方遂謂方圓即天地可乎方圓既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決非方圓之所自出如中既不可謂之性則道何從稱出於中蓋中之為義以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為性則中與性不合子居子居和叔之子對以中者性之德却為近之呂曰不倚之謂中不雜之謂和先生曰不倚之謂中甚善與猶未瑩不雜之謂和未當呂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此心度物所以甚於權衡之審者正以至虛無所偏倚故也有一物存乎其間則輕重長短皆失中矣又安得如權如度乎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厥中也大臨始者有見於此便指此心名為中

故前言中者道之所由出也今細思乃命名未當耳此心之狀可以言中未可便指此心名之曰中先生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呂曰聖人知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固有不同矣然推孟子所云豈其止取純一無偽可與聖人同乎非謂無毫髮之異也大臨前日所云亦取諸此而已此義大臨昔者既聞先生君子之教反求諸己若有所自得參之前言往行將無所不合由是而之焉似得其所安以是自信不疑今承教乃云已失大本茫然不知所向聖人之學以中為大本雖堯舜相授以天下亦云允執其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何所準則而知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可從而守之乎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已當是時也此心即赤子之心純一無偽即

天地之心神明即孔子之絕四四者有一物之存乎即孟
 子所謂物皆然心為甚心無偏倚則至明至平此心所發
 純是義理與天下之所同然安得不和大臨前日敢指赤
 子之心為中者其說如此來教云赤子之心可謂之和不可
 謂之中大臨思之所謂和者指已發而言之今言赤子
 之心乃論其未發之際純一無偽無所偏倚可以言中若
 謂已發恐不可言心先生曰所云非謂無毫髮之異是有
 異也有異者得為大本乎推此一言餘皆可見呂曰大臨
 以赤子之心為未發先生以赤子之心為已發所謂大本
 之實則先生與大臨之言未有異也但解赤子之心一句
 不同耳大臨初謂赤子之心止取純一無偽與聖人同恐
 孟子之義亦然更不取折一一較其同異故指以為言固
 未嘗以已發不同處為大本也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

發而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
 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先生曰所論意雖已發者
 為未發反求諸言却是認已發者為說詞之未瑩乃是擇
 之未精耳凡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
 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是也唯觀其所見何如耳大抵論愈精微言愈易差
 也伊川又曰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蘇李明問中
 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樂未發
 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或曰於喜怒哀樂
 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
 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
 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博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



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莫如之何而可也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故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但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或曰有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中節故是得中時中之類只是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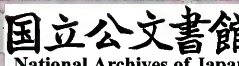
伊川 又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未發便是中也曰中莫無形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體曰既謂之中也須有箇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則何時而不中曰故是所謂皆中

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自有一般意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却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為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惟頤言動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一聖人便言止且如物之好須道是好物之惡須道是惡物自好惡關我這裏甚事若說道我只是定便無所為然物之好惡亦自在裏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

得這是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某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黻纒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說道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勿字便不得也或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為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如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

與聖人之心如何曰聖人之心如鏡如止水 伊川 又曰

性即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而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伊川 又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只是言一箇中一作本體既是喜怒哀樂未發那裏有箇甚麼只可謂之中如乾體便健及分在諸處不可皆名健然在其中矣天下事事物物皆有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非是謂之和便不中也言和則中在其中矣中便是含喜怒哀樂在其中矣 伊川 又曰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憚獨聖人未嘗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欲也我欲



仁斯仁至矣但其中節則謂之和 又曰中者天下之大
 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
 而無失最盡 明道 又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也者
 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 伊川 又曰
 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子思特傳之耳 明道 又曰聖
 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
 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
 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建安游氏曰極中和之理則天地之覆載四時之化育在
 我而已故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然則三公所以變理陰
 陽者豈有資於外哉亦盡吾喜怒哀樂之性而已
 延平楊氏曰自天命之謂性至萬物育焉中庸一篇之體

要也又曰怒者喜之反哀者樂之反既發則倚於一偏而
 非中也故未發謂之中中者不偏之謂也由中而出無人
 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一不中節則與物戾非和也故發
 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寂然不動之時也無物不該焉
 故謂之大本和也者所以感通天地之故故謂之達道中
 以形道之體和以顯道之用致中則範圍而不過致和則
 曲成而不遺故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又曰喜怒哀樂未發
 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學者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
 際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
 必中節矣發而中節中固未嘗忘也孔子之慟孟子之喜
 因其可慟可喜已於孔孟何有哉其慟也其喜也中固自
 若也鑑之茹物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也莊生所
 謂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出為無為則為出於不為亦

此意也若聖人而無喜怒哀樂則天下之達道廢矣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亦不必恥也故於是四者當論其中節不中節不當論其有無也或問正心誠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曰後世自是無人正心若正得心其效自然如此此一念之間毫髮有差便是不正要得常正除非聖人始得且如吾輩還敢便道自己心得其正否此須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於喜怒哀樂已發之後能得所謂和致中和則天地可位萬物可育其於平天下何有

河東侯氏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寂然不動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中也和非二也於此四者已發未發之間爾未發之中非時中之謂乎中一也未發之中時中在其中矣特未發爾伊川先生曰未發之中在中之義是也譬之水也湛然澄寂謂之靜果其所行則謂之動靜也動也中和二字譬焉思過半矣然則中謂之大本和謂之達道何也中者理也無物不該焉故曰大本由是而之焉順此理而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交達之天下莫不由之以之脩身則身脩以之齊家則家齊以之治國則國治以之平天下則天下平故曰達道致此者非聖人不能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河南尹氏曰呂與叔初解出中庸世方大行伊川謂不識大本其說以赤子之心為未發伊川則曰謂之發而未遠則可也且如今之小嬰兒逆情則啼順情則笑怎做得未發也近時人言中便說無一事如土木偶人怎生未發時便無一事得釋氏之說如此伊川只說箇不倚之謂中□寬問曰寬輒以二字形容中字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不為無發而不為有不知如何尹曰甚好只是箇有無字便



似釋氏然喜怒哀樂未發只是無所倚便是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除著箇中字別字形容便有病寬又曰如顏子之不遷怒此是中節亦只是中何故才發便謂之中尹子曰雖顏子之怒亦是倚於怒矣喜怒哀樂亦然故只可謂之和與時紫芝問中與誠只是一理意謂中即是誠誠即是中曰非也誠者盡乎此者也中者形容乎此者也又問曰只於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上體究得

藍田呂氏曰此章明命中和及言其效情之未發乃其本心元無過與不及所謂物皆然心為甚所取準則以為中者本心而已由是而出無有不合故謂之和非中不立非和不行所出所由未嘗離此大本根也達道眾所出入之道極吾中以盡天地之中極吾和以盡天地之和天地以此立化育亦以此行 大本云人莫不知理義當無過不

及之謂中未及乎所以中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反求吾心果何為乎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語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孟子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此言皆何謂也回也其庶乎屢空唯空然後可以見乎中空非中也必有事焉喜怒哀樂之未發無私意小知撓乎其間乃所謂空由空然後見乎中實則不見也若子貢聚見聞之多其心已實如貨殖焉所蓄有數所應有期雖曰富有亦有時而窮故億則屢中而未皆中也權然後知輕重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則心之度物甚於權度之審其應物當無毫髮之差然人應物不中節者常多其故何也由不得中而執之有私意小知撓乎其間故理義不當或過或不及猶權度之法不精則稱量百物不能無銖兩分寸之差也此所謂性命之理出於天道之自然非

人私知所能為也故推而放諸四海而準前聖後聖若合符節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昔者堯之授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雖聖人以天下授人所命者不越乎此豈非中之難執難見乎豈非道義之所從出乎後世稱善治天下者無出乎堯舜禹豈非執中而用之無所不中節乎無過不及民有不和世有不治者乎聖人之治天下猶不越乎執中則治身之要舍是可乎故苟得中而執之則從欲以治四方風動精義入神利用出入可也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自中而發無不中節莫非順性命之理而已莫非庸言庸行而已人心之所同然人道之所共行不越乎合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交而已故曰和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者至誠盡性之謂故與天地合德而通

乎神明者致中者也察乎人倫明乎庶物體信以達順者致和者也惟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人者與天地並立而為三盡人之性則人道立人道立則經綸天下之大經而天尊地卑上下定矣人道不立則經不正經不正則顛倒逆施天地安得而位諸盡物之性則昆蟲草木與吾同生者也不合圍不揜羣至于不麝不卵不殺胎不覆巢此雖贊天地之化育猶政事之所及而至誠上達與天地同流化育萬物者致中和之效也

新安朱氏曰此第一章第三節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



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慎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或問此一節何也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終之所至極皆不外於吾心也蓋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

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唯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慎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為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機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謬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為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致者用力推致

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閒歡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歸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故此章雖為一篇開卷之首然子思之言亦必至此而後已焉其指深矣 曰然則中和果二物乎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則安得不二察其一體一用之實則此為彼體彼為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初非有二物也 曰天地位萬物育諸家皆以其理言子獨以其事論然則自古衰亂之世所以病乎中和者多矣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豈以是而失其常耶曰三辰失

行山崩川竭則不必天翻地覆而已為不位矣兵亂凶荒胎殯卵殞則不必人消物盡而已為不育矣凡若此者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誣哉今以事言者固以為有是理而後有是事彼以理言者亦非以為無是事而徒有是理也但其言之不備有以啓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的為盡耳曰然則當其不位不育之時豈無聖賢生於其世而其所以致夫中和者乃不能有以救其一二何耶曰善惡感通之理以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既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安泰其不能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乖錯其閒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曰二者之為實事可也而分中和以屬焉

將不又為破碎之甚邪曰世固未有能致中而不足於和者亦未有能致和而不本於中者也未有天地已位而萬物不育者亦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自育者也特據其效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有所從來而不可紊耳 有問若一介之士致中和如何得天地位萬物育先生曰有此理便有一事便有一理且如一日克己如何天下便歸仁為有此理故也 又曰程呂問荅考之文集則是其書蓋不完矣然程子初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而後書乃自以為未當向非呂氏問之之審而不完之中又失此書則此言之未當學者何自而知之乎以此又知聖賢之言固有發端而未竟者學者尤當虚心悉意以審其歸未可執其一言而遽以為定也其說中字因過不及而立名又似并指時中之中而與在中之義少異蓋未發之時

在中之義謂之無所偏倚則可謂之無過不及則方此之時未有中節不中節之可言也無過不及之名亦何自而立乎又其下文皆以不偏不倚為言則此語者亦或未得為定論也呂氏又引允執厥中以明未發之旨則程子之說書也固謂允執厥中所以行之蓋其所謂中者乃指時中之中而非未發之中也呂氏又謂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程子所以荅蘇季明之問又已有既思即是已發之說矣凡此皆其決不以呂說為然者獨不知其於此何故略無所辨學者亦當詳之未可見其不辨而遽以為是也曰然則程子卒以赤子之心為已發何也曰眾人之心莫不有未發之時亦莫不有已發之時不以老稚賢愚而有別也但孟子所指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者乃因其發而後可見若未發則純一無偽又不足以名之而亦非獨赤

子之心為然矣是以程子雖改夫心皆已發之一言而以
 赤子之心為已發則不可得而改也曰程子明鏡止水之
 云固以聖人之心為異乎赤子之心矣然則此其為未發
 者耶曰聖人之心未發則為水鏡之體既發則為水鏡之
 用亦非獨指未發而言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備矣但其
 答蘇季明之後章記錄多失本真答問不相對值如耳無
 聞目無見之答以下文前旒纒纒之說參之其誤必矣蓋
 未發之時但為未有喜怒哀樂之偏耳若其目之有見耳
 之有聞則當愈益精明而不可亂豈若心不在焉而遂廢
 耳目之用哉其言靜時既有知覺豈可言靜而引復以動
 見天地之心為說亦不可曉蓋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
 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為靜中有物則可而便以才思
 即是已發為比則未可以為坤卦純陰而不為無陽則可

而便以復之一陽已動為比則未可也所謂無時不中者
 所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則語雖要切而其文
 意亦不能無斷續至於動上求靜之云則問者又轉而之
 他矣其答動字靜字之問答敬何以用功之問答思慮不
 定之問以至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則皆精當但其曰
 當祭祀時無所見聞則古之人制祭服而設旒纒纒雖曰欲
 其不得廣視雜聽而致其精一然非以是而全蔽其聰明
 使之一無見聞也若曰履之有絢以為行戒尊之有禁以
 為酒戒然初未嘗以是而遂不行不飲也若使當祭之時
 真為旒纒所塞如聾瞽則是禮容樂節皆不能知亦將何
 以致其誠意交於鬼神哉程子之言決不如是之過也至
 其答過而不留之問則又有若不相值而可疑者大抵此
 條最多謬誤蓋聽他人之問而從旁竊記非惟未了答者

之意而亦未悉問者之情是以致此亂道而誤人耳然而猶幸其間紕漏顯然尚可尋繹以別其偽獨微言之湮沒者不復傳為可惜耳呂氏此章之說尤多可疑如引屢空貨殖及心為甚者其於彼此蓋兩失之其曰由空而後見夫中是又前章虛心以求之說也其不陷入於浮屠者幾希矣蓋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者而執之是以屢言之而病愈甚殊不知經文所謂致中和者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如水之止則但當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小有偏倚至於事物之來此心發見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則又當敬以察之而不使其小有差忒而已未有如是之說也且曰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著意推求而瞭然心目之間矣一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為已發固已不得而見之況欲從而執之則其為偏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且夫未發已發日用之間固有自然之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然固無所事於執及其當發則又當即事即物隨感而應亦安得塊然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耶此為義理之根本於此有差則無所不差矣此呂氏之說所以條理紊亂援引乖刺而不勝其可疑也程子譏之以為不失大本豈不信哉楊氏所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則發必中節矣又曰須於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其曰驗之體之執之則亦呂氏之失也其曰其慟其喜中固自若疑與程子所云言和則中在其中者相似然細推之則程子之意止謂喜怒哀樂已發之處見得未發之理發見在此一事一物之中各無偏倚過不及之差乃時中之中而非渾然在中之中也若楊氏之云中固自若而又引莊周出怒不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四
通志堂

怒之言以明之則是以為聖人方當喜怒哀樂之時其心漠然同於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凡所云為皆不復出於中心之誠矣大抵楊氏之言多雜於佛老故其失類如此其曰當論其中否不當論其有無則至論也

涑水司馬氏曰喜怒哀樂聖人所不免其異於眾人者未嘗須臾離道平居無事則心常存乎中庸及其既發則以中庸裁之喜不失節怒不過分哀不傷生樂不極欲中者君子之所常守也故曰大本和者君子之所常行也故曰達道

東萊呂氏曰自其天地之位而以中言之自其萬物之育而以和言之朱氏如此區別固未有害也深觀其所從來則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蓋有不可析者子思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龜山曰中故天地位焉和故萬物育焉參觀二者之論則氣象自可見矣

臨川王氏曰人之生也皆有喜怒哀樂之事當其未發之時謂之中者性也能發而中喜怒哀樂之節謂之和者情也後世多以為性為善而情為惡夫性情一也性善則情亦善謂情而不善者說之不當而已非情之罪也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則是中者性之在我者之謂中和者天下同其所欲之謂和夫所謂大本也者性非一人之謂也自聖人愚夫皆有是性也達道也者亦非止乎一人舉天下皆可以通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論中和之極雖天地之大亦本中和之氣天位於上地位於下陽氣下降陰氣上蒸天地之間薰然春生夏長而萬物得其生育矣易曰天地交而萬物生其中和之致也

延平周氏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正性也故謂之中發而皆中節正情也故謂之和性以情為用和以中為體故以體言之則中為天下之大本以用言之則和為天下之達道中譬則見也和譬則利也七情言其四者言善則兼愛欲言怒則兼惡也

長樂陳氏曰喜怒哀樂未發則渾然在中及發則有中節有不中節而惟中節為和和者與理會也混然則中故為大本發與理會故為達道天地之所以變化萬物之所以生育皆中和而已故致其中和之極則天地可得而位萬物可得而育也

龍泉葉氏曰按書稱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之紀統體用卓然百聖所同而此章顯示開明尤為精的蓋於未發之際能見其未發則道心可以常存而不微於將發之際能使其發而皆中節則人心可以常行而不危不微不危則中和之道致於我而天地萬物之理遂於彼矣自舜禹孔顏相授最切其後唯此言能繼之中庸之書過是不外求矣然患學者涵玩未熟提命未審自私其說以近為遠而天下之人不得共由之非其言之過而不知言者之過也此道常在無階級之異無聖狂賢不肖之殊皆具於此章但不加察爾

高要譚氏曰中庸大要指出本心教人存養而後發之乎外以應事物之變何謂本心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見矣欲見此心當極其精微不可少差蓋人生而靜是之謂性感物而動是之謂情曰未發云者以為靜耶却有動意以為動耶却有靜意既不可以動靜言但以未發二字微見性有覺知可以出而應物之意就此便見本心故



指名為中將使人精意求索默而識之也識得此中則性之理道之體昭然具在於是一意涵養須臾弗忘積久純熟習中便有前定規模出而應物皆有準則裁量斟酌無不中節矣事事中節乃名為和和即中之發也設使中之體不先立則發之於外顛倒繆盭其能和平故中者君子用力之處和特發用之可見者爾中為體貴乎有立故曰大本何為用見於有行故曰達道極中和之理廣大精微靡不該備故天地之所以奠位萬物之所以生育皆不外乎此理也

度 游氏曰中有二義在內之謂中如樂在其中之在兩者之間以為中如三以有中五亦有中之中喜怒哀樂之未發為在內之中亦為兩者之中所謂在內之中謂未發而存乎杳之內也兩者之中謂其未發而本心純全

至正至中無過差不及之患故也人之本心方其至靜而不與物交也本與天地相似及其感於物而動而喪其本心則失其中正而過與不及之患生矣惟發而中節即謂之和此言中之動而為和也大本以本心言也達道言其道通達於天下也天地本有定位萬物本有發育所以失其位而不能育者人亂之也故聖人能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

建安真氏曰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此參天地贊化育之事也可謂難矣然求其所以用功者不過曰敬而已蓋不睹不聞之時而戒懼者敬也已所獨知人所未知之時而致謹者亦敬也靜時無不敬即所以致中動時無不敬即所以致和為人君者但當恪守一敬靜時以此涵養動時以此省察以此存天理以此遏人欲工夫到極處即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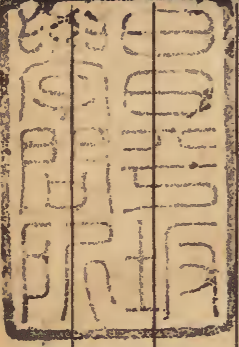
謂致中致和自然天地位萬物育如箕子洪範所謂肅乂
聖哲謀而雨暘燠寒風應之董仲舒所謂人君正心以正
朝廷正百官正萬民則陰陽和風雨時諸福百物莫不畢
至皆是此理

蔡氏曰喜怒哀樂未發則性也謂之中者以其未發而無
所偏倚也發則情也謂之和者以其發而無所乖戾也大
本者萬殊一本也達道者萬世常道也致中和天地位萬
物育推極中和之妙而言也此聖人之能事問學之極功
故子思子合而結之也 又曰自天命之謂性至萬物育
焉為一篇之體下言德者主中而為言也言道者主和而
為言也言至誠者即致中和之義也

新定顧氏曰天地定位于上下萬物並育于兩間亦惟本
於此中達於此和故非此中非此和天地無由而位萬物
無由而育奚以知其然耶天地之所自出萬物之所自來
惟此中也天地之所以順動萬物之所以化生惟此和也故
舍中和則無以為天地無以為萬物矣推中和之極致乃
至於此學者可不從事於此乎或曰子思以中庸名篇而
此乃推言中和何也曰道無定名言有歸趣故道一也自
其寂然未發形而言之謂之中自其悠久不變而言之謂
之庸自其順動協應而言之謂之和豈有二道哉

禮記集說卷一百二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皇朝長治久安

臣等謹啟

臣等謹啟
 伏以
 皇天降衷
 聖王受命
 建國之初
 惟精惟一
 允迪厥德
 罔念作惡
 用勸其長
 聖王受命
 建國之初
 惟精惟一
 允迪厥德
 罔念作惡
 用勸其長
 聖王受命
 建國之初
 惟精惟一
 允迪厥德
 罔念作惡
 用勸其長

12

